

资源紧缺 价格较高

“买不起”又“买不到”的居家养老服务

北京,炎热的午夜,袁午在床上翻来覆去。母亲在外屋“咿呀呀”,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袁午闭上眼,试着不去听,但“啦啦”一声响,把他从床上拽下来。

眼前的景象让他崩溃——86岁的母亲李秀兰又一次扯掉了兜满排泄物的纸尿裤。他只能叹了口气,硬撑着眼皮给母亲擦洗,再换上干净的尿垫。

在北京,像李秀兰这样的重度失能失智老人有26.6万,他们中的90%以上都在家养老,由伴侣、子女或保姆长期照护。好在,政策制定者已经关注到这些问题,正在试点探索新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,希望填补这片空白。未来,随着长期护理保障制度逐渐在北京铺开,为照护者们“松绑”将不再遥不可及。

“能自己干的,我就不麻烦你们”

“你们这儿能上门给老人理发吗?”袁午眉头烂额地推开了北京市西城全总社区养老服务驿站(以下简称“西城全总驿站”)的门。他语速很快,母亲此时正一个人躺在家里,他得尽快赶回去。

李秀兰失能这两年,一直由袁午照顾。近些年,袁午越发吃力,他60岁了,“夜里实在是熬不住”,但他没有选择:母子二人的退休金加在一起,每月9000元整,而保姆一个月的薪水要六七千元,请不起;周围接收失能老人的养老院最低也要每月8000元钱,住不起。他只能自己来。

天热,给卧床的母亲理发是当务之急,否则容易闷出痱子。以前,他都是找小区理发店的师傅上门,15元一次,前两天一问,涨到30元,“太贵了”。听邻居说,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也能上门理发,他来问问价。“免费的。”西城全总驿站站长刘睿说。李秀兰已经通过了重度失能老人的评估,每个月有600元的重度失能补贴,这笔钱既可以用来购买尿垫、纸尿裤等照护产品,又可以用来在周边的养老机构购买上门理发、修脚、助浴等服务。

从2021年开始,北京市已将重度失能失智老年人、城乡特困老年人等纳入了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清单,按照就近原则分配给社区养老服务驿站,驿站每月提供共计80分钟的上门服务,政府来买单。

“能自己干的,我就不麻烦你们。”这是驿站工作人员听到家属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很多人把家里的老人照顾得不错,但因未经专业培训,有些细节容易被忽视。



护理员陈素芳正在失能老人家里给老人修脚。

比如脚,这是失能老人护理的死角。很多老人家属不会清洁,有人曾打听修脚店师傅的上门价格——一次150元,“舍不得,能凑合就凑合了。”

护理员陈素芳见过最糟糕的,袜子脱下来,灰趾甲极厚,有三四厘米长,“像爪子,看都没法看”,很久没洗过的皮肤上积了厚厚一层皴。老人平时由老伴儿照顾,老伴儿会给他擦洗身体,但不知道怎么泡脚,也不会修脚。

第一次给老人修脚,陈素芳光是用水泡就泡了近一个小时,老人的指甲又厚又硬,普通指甲刀剪不动,她拿出专业的修脚剪刀。折腾了总共一个多小时,结束后,她有了一些成就感。

照护者希望“喘口气”

这种成就感不多,驿站工作人员更常感受到的是无力。“每月上门的这两次,真的能帮到人家吗?”这样的问题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他们心中响起。

驿站提供的助老服务能解决袁午



午餐时段,丰台区一家养老驿站正在为失能老人提供助餐服务。

当下给母亲理发的燃眉之急,但解决不了他一直以来的困境——他太想睡个好觉了,然而,白天黑夜,他都被失能的母亲拴在床边,不得喘息。

和他情况类似的还有陈素芳的客户边骋。边骋和妹妹一直单身,已经照顾96岁的母亲13年了。眼看着自己63岁的生日就要到了,她的愿望是和妹妹一起出去旅游,玩几天。

“我需要一个人在我家住一两天,把配好的药给我妈吃了,给她换个纸尿裤,她想喝水的时候给她递杯水,她想吃饭的时候别让她饿着。”边骋很想要抛开“床前

孝女”的身份,做一天自己,但这很难实现。

北京市丰台区的颐年堂养老院曾组建了一支由30名工作人员组成的专业护理队伍,为117户家庭提供“喘息服务”。养老院的管理人员侯丽丽表示,“喘息服务”从政策设计上来看非常好,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遇到了问题:家属很难真正得到解放,有的失能老人离不开家属,家属离开老人太久也不放心。

“买不到”“买不起”的上门医疗护理

目前,对大多数失能老人家庭来说,上门医疗护理既“买不到”,又“买不起”。

骆英和三个兄弟姐妹轮流住在96岁重度失能的母亲家,照护母亲。她自己73岁了,一只眼睛几乎失明,腰也不好。她最怕的就是母亲生病。家住4楼,没电梯,母亲不舒服的时候,她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询问医护人员能否上门输液、看病,对方拒绝了。

没办法,只能带着老人过去。下楼的时候,担心压迫到母亲腹部的肿瘤,不能背,便让她坐在轮椅上。三个六七十岁的子女再加一个孙辈,连人带轮椅把老人抬下一层层台阶。

上述北京市民政局相关科室负责人认为,老百姓“买不到”上门医疗护理服务的原因有几个,一是上门服务的医护人员需要承担比在机构内护理更高的风险,“家里,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医疗设备,都达不到医疗机构的标准”;二是社区卫生院医疗资源紧缺,医护人员人力不足,相比在机构坐诊,上门服务效率大大降低;三是制度设计缺乏激励机制,医护人员上门动力不足,即使有时间,也不愿意上门服务。

更大的难题在于“买不起”。比如,999急救中心可以上门为失能老人换胃管,但每次上门仅车费和服务费就近200元,这还不包括医疗护理费用,且不支持医保报销。有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护理费用可以通过医保报销,但上门服务费要单独收取,一次110元。

在照顾母亲这些年里,边骋和妹妹也变成了老人。母女三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有12000元,如果花掉一半请个保姆,姐妹俩就能过得轻松些。但这笔钱得省下来,毕竟她们还要为自己的养老做打算。

“十几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,到我们失能的那天,会是谁来照顾我们呢?”边骋向记者。

(袁午、边骋、骆英为化名) 据新京报

情侣衫

王文莉

我打算送给老爸一份意外惊喜,就网购了一件粉红色短袖衫,请本地店主当天送达。

中午11点,老爸正在厨房忙活,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响了。“是王生财吗?我这里有您一个快递,请到小区警卫室签收一下!”电话那边是个陌生的声音。父亲愣了一下,迟疑地说:“我没有网购过东西,是不是弄错了?”我立即提醒他:“老爸,我在网上给您买了礼物,快去签收吧!”父亲一听,乐滋滋地回答:“好嘞!”

老爸取回快递以后,穿上粉色短袖衫,惴惴不安地说:“试着挺合身,就是颜色有点艳啊!160多岁的老头儿穿粉色,别人会不会笑话?”老妈在一旁满意地说:“这衣服穿上显得挺年轻,真不错!”我接口说:“这件和上次买给老妈的那件是情侣衫,是我特意给您买的。”

老爸开心地对老妈说:“咱俩也赶个时髦,穿起情侣衫啦!”我笑嘻嘻地告诉老爸:“我还给你们报了一个旅游团!双龙湾那里环境很好,还凉快,适合热天去玩。这次报名的都是一些老年人,很适合你们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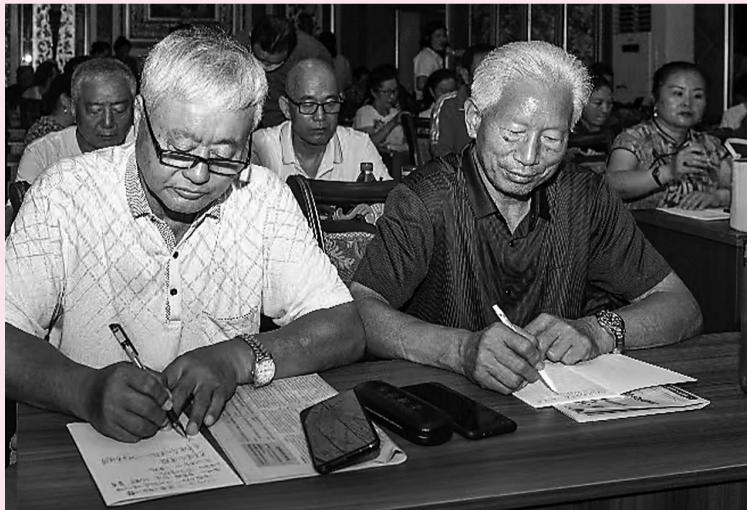
个年纪!”老爸乐呵呵地说:“老太婆,咱们穿着情侣衫一起去!好好游览,享受一下姑娘的孝顺吧!”

其实,自从老爸退休以后,带老妈去旅游一直是他的心愿。由于常年帮我接送孩子,因此这个愿望总是无限期地被延后。上个月,同事的母亲突发脑溢血,来不及救治就撒手而去,听她诉说没有经常陪母亲一起聊天、旅游的后悔,对我触动很大。

自己何尝不是如此?一直觉得以后的日子还很长,孝敬父母的时间还有很多,殊不知,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,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事情,现实生活里真的比比皆是啊。

看着老爸日渐苍老的容颜和老妈越来越不灵活的腿脚,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:自己一直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母的无私付出,从来没有考虑他们想过的晚年生活。于是,我特意给父母安排了这次旅游,替他们圆一个小小的梦想。

我暗下决心:从此再也不会忽略父母的晚年需求,一定让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!



近日,由《老年体育报》和沧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举办的老年通讯员培训班在沧举行。来自老年人体育协会各专项委员会的50多名代表参加了培训。

张家侠 摄



阳光话